



乡村记忆

芝麻叶面条

王岩

该做午饭了。一个人的午饭,不知道如何打发。

去厨房看了看,案板上放着早上剩下的半碗小米稀饭,小盒儿里泡着舒展的芝麻叶,不如就做一碗芝麻叶面条儿吧。于是捞出一小把芝麻叶反复淘洗干净,找出一片油炸豆腐切丁,一片红萝卜切丁,几根翠绿小韭菜切段。

少许水烧开,倒入小米粥。水开时下入芝麻叶、豆腐丁、胡萝卜丁,再开时下入龙须面,大火烧开,小火慢煮。待面条熟了放入韭菜,滴少许香油,放几粒鸡精。用勺子轻轻搅动,香油的香味儿飘了出来,芝麻叶的香味儿也飘了出来。

喝一口汤,吃两根面条,嚼一片芝麻叶,休眠已久的味蕾瞬时被唤醒。舌尖上跳动的,全是故乡阡陌流水、薄暮星辰的味道。

芝麻叶是春节前一位外地亲戚带来的,共两袋,一袋不过几十克,却带给我莫大的惊喜。透过简陋的塑料包装,我能看出来那芝麻叶处理得不算地道,但也足以慰藉我的乡愁了。

时至今日,论起吃食,我觉得自己最有权威说的就是关于芝麻叶。

芝麻叶不是直接掐下来就能吃的,要经过很复杂的程序。

小时候,每年都会有一天,在睡得最熟的时候被母亲拎起来,迷迷糊糊地跟她走。那一天,通常是生产队长下令掐芝麻叶的日子。一个生产队的人马,大人小孩儿男女老少没灾没病的全部出动,全部到芝麻地里掐芝麻叶。那时候芝麻蒴果已九成熟,叶子不再重要。芝麻秆中下部的叶子自下而上或落或黄,已经不适合吃了。上半部的还鲜嫩绵柔,可做美食。我们要做的就是那些叶子掐下来,其实说掐不如说抢,因为所得多少全归自己家。

天色尚暗,只见人影绰绰,只闻“嚓嚓”声响。如果你看过那些麻利的妇女们掐芝麻叶一定会叹为观止:双手齐下,有节奏地上下翻飞,游泳似的在绿色的波涛中稳健又快捷地向前推进。小孩子就跟着她们,本来身高不够,又没“技术”,掐多少算多少。天亮了再看,一地的芝麻都被脱光了衣服,瘦瘦羞羞地立在地里。男劳力们车拉肩挑,往回运送战果。主妇们暗自计算着各家的人数多少,比较着各家的芝麻叶多寡,都觉得自己最麻利手巧,心满意足;孩子们用油腻腻脏兮兮的小手掰几个快成熟的芝麻蒴果,对着嘴倒出芝麻粒,咂咂嘴,心满意足。

吃过早饭,主妇们便忙活起来。蒸馍的大铁锅添上半锅水,把芝麻叶一圈圈一层层整整齐齐放在锅里。拉动风箱大火

烧,热气蒸腾,芝麻叶一点点儿塌下去,陷下去,直到全部跌入滚水里。煮熟了,捞出沥净水,找一块儿瓷实平坦的土地,把芝麻叶摊开了暴晒。晒晒翻翻,待半干时把芝麻叶聚拢来,用双掌虚按着反复在土里揉搓。经过两三次揉搓,芝麻叶变成了被尘土包裹的芝麻叶条。继续暴晒、翻动,待芝麻叶条干透,蜷曲得像一只只拱背的、一碰就碎的大虾时,就可以收起来了。讲究的人家,会在柳条筐里用干荷叶作衬,把芝麻叶装进去,挂在椽下,下面条吃,能吃到来年春天。

为什么湿的时候不揉啊?

湿漉漉的,芝麻叶会被揉“死”的。

为什么不干了再揉啊?

那还能揉吗?一揉就都碎成渣渣了。

是的,什么时候揉,一定要掌握好火候,不然会浪费掉那一大早上的辛苦和未来无数个日子里可期待的美味。

为什么要到土里揉啊,那还能吃吗?

一定要在土里揉。土能吸收水分,干得快。而且,揉过之后芝麻叶更绵软,口感更好,香味也更醇正。

至于土,那怕什么,淘洗啊,反复洗,洗净就好了。五谷杂粮,不都是土里长出来的?

我之所以说亲戚送的芝麻叶处理得不够地道,是缺少了那道最费工夫的程序:土里揉。也是,不过是打着特产的名义慰藉乡愁,又有谁会那么用心呢?何况,不懂如何吃的人,你给他来一包土裹芝麻叶,还不被他当垃圾扔了啊。

又看了一下芝麻叶包装袋,上写:“芝麻叶性平味苦,具有滋养肝、肾、润燥滑肠功能,能治疗肝、肾虚之头眩、病后脱发等。”

嗨!上天真是慈悲,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居然恩赐了这样一种宝物给那些生命里极度缺乏营养的人们。

恍惚中,父亲母亲又来到我面前。地里掐芝麻叶的母亲,灶台上忙碌的母亲,太阳下汗流浹背的母亲,还有坐在旁边悠然自得看书的父亲……

午后,我回味着芝麻叶面条的味道,想起那些芝麻叶面条连成的日子,没有伤悲,居然觉得挺幸福的。

感谢亲戚的礼物。他送的时候也许只是看重“特产”二字,却没想到不经意间让我重温了一回家乡的味道。

所谓无心插柳就是这样的吧。无论美味还是乡愁,其实都不必刻意去找寻,那些消失了的回忆,总会在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、被一个不相干的人、被他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唤回。

生命中总会适时出现一些让你惊喜的“芝麻叶”,这就是生活的馈赠。③6



都市情思

香烟纪事

史恒臣

我不会抽烟,但脑子里有关香烟的记忆却不少,其中许多旧事,历久弥新。

几十年前,人际交往相当简单,大家见面互相让个烟,成为最好的沟通桥梁。当时大众化香烟是“白河桥”,再好一点儿是“南阳绿”“南阳红”“彩蝶”“喜梅”等。我父亲虽在外工作,但经常吸的也是“白河桥”,常用一个白塑料盒套着,以防纸烟盒被压扁。邻村人段六儿,左耳朵里长个“拴马桩”,是我们大队的拖拉机手。段六儿虽不是公家人,但他开拖拉机,经常东西南北地跑,也是个“排场”人。他平时也吸“白河桥”,比农村人吸的“大舞台”强不了多少。

有年夏天,段六儿穿的“的确良”衬衫口袋里,经常装着“南阳红”,白“的确良”布透明度高,村人看着,很是眼馋。有一天,段六儿去拖拉机站修车,站长老钟趁他双手提桶加油时,把他口袋里的“南阳红”掏了出来,抽出一根,一看牌子,气得大骂:“狗日的段六儿,我当你真超过老子,吸上好烟了,你鳖孙‘南阳红’盒里装的也是‘白河桥’”。

可见在那个时候,吸什么烟,某种意义上能体现人的身份地位。于是常有一种人,身上装两种烟,一贵一贱,见啥人,掏啥烟,这在当时也是一种人生智慧了。

上高中时,我们班有位女同学,家住南阳卷烟厂家属院,有时星期天从南阳回来,给我们班主任会老师带回来一两条“跑号烟”(卷制时印刷出错)。这香烟是白包,没有商标,市场上也没有卖的。会老师吸时,从不掏出烟盒,只是从口袋里摸出一支,抽起来满教室香。我们就会知道,他吸的是南阳卷烟厂研制的新品种——“美味”牌烟。

我国对烟草生产、销售有严格的制度,当时在本地见到的香烟品种很有限。1988年,我到安阳上中专,经常见一种“金钟”牌香烟,吸的人相当多。有一次,我看见学校一名保卫科干部,抽的也是“金钟”。忍不住问:“怎么咱们这里这么多‘金钟’烟?”他深吸一口,吐出一串烟圈儿,露出不屑的神气:“这你就不知道?‘钢笔用金星,香烟吸金钟’。‘金钟’是咱安阳卷烟厂的当家花旦。”据他说,当时的香烟还有“太行山”“火车”“大刀”“向阳花”等品种。

后来才知道,这安阳卷烟厂是大有来头的。1945年9月,日本投降,八路军接收了山东曹县、菏泽3家敌伪烟厂,没收了5部手摇卷烟机,开办了民主烟厂。后随着解放战争形势发展,烟厂职工边打仗边生产,辗转豫鲁边界。1952年厂子迁到平原省安阳市,才改名为安阳卷烟厂。“太行山”牌,我见过,烟盒蓝色基调,远处群山连绵。“火车”牌香烟上面有列喷着白烟的火车头。最早的“金钟”牌香烟,两面都有一个黄色铜钟;“大刀”牌香烟上面画一把刀刃雪亮、寒光闪闪的大刀,刀把儿飘着红缨,一看就是抗战时今日军闻风丧胆的那一款……

时光荏苒,思绪绵绵。转眼30多年过去了,小小一盒香烟,承载着时代记忆,体现着人情冷暖。当然了,现在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,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,现在的烟民比原来的少多了。③6

